

928

コ

35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五



激怒則幾疫
不怒則幾疫
而數年大風
出此責公矣
天悟不怙見
伏先府辛卯
氣虎詔立謂
安虎詔立謂
公辭相一掃
皆流鄭則發
其言曰聞人

丁給事

神道碑

村先生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一



激則烈矣宗廟為墟神御驚動車駕當臨奉廟哭當
興行罪已之詔當哀痛然猶避忌回立殿步二帥知
有陛下宮室知有大臣私第而不知有宗廟非所以
忠陛下愛大臣也夫有大感悟必大更張今貪酷之
吏滿天下皆曰權勢疵之苞苴啓之參選者伸縮於
吏胥之手于堂者奔走於廨役之門大臣知之否乎
壬辰輪對曰一春多寒二月暴雪流星晝墮太白經
天浙江東湖旱勢綿濶近畿得雨復慮浸淫在我既
無決裂更革之規模在天在人亦有遲回未解之證
應又言開闢以來有常道進賢退不肖賞功罰罪是

也今進退賞罰一切反常宜盡拔臺萊之士布滿周
行毋植蕭艾盡遣星鳳之序參錯方岳毋用虎狼如
邇者起忠鯁斥苛俗孰敢不伏為真公袁尹發也時
在廷喑嘿二疏出如鳳之鳴陽韶之聞齊焉同輩多
已超擢公獨久次積六歲纔為博士癸巳十月相範
舊學爰立公輪對首乞去臺諫副封勉宰執同心令
中外薦剡得自舉復近臣宴見百官集議舊制次言
居憂者汲汲起復舉世無孝子注闕者汲汲奏辟舉
世皆奪士嗜進者往因與臺以通權要舉世無知
廉恥之人宜作而新之上既攬威柄親擢不附相者

寄以耳目先用洪公咨夔王公遂明年改元端平復
以公及李公宗勉為監察御史然後相之私黨悉去
弊事一清端平之盛幾及元祐至今尚論當時之名
臺諫公必預焉公推嘉泰三年進士第自永春尉注
寧德丞改定海縣三石橋酒庫教授梅州知南海縣
通判肇慶府知循州未上自市轄遷官告院太常寺
簿宗學博士樞密院編修官初入臺北事動公極諫
曰故相當國二十七年於法當敗所以不敗者用兵
一事猶能謹重必迫而後動故雖敗而猶存暮年輕
信兄子交難減金其謬甚矣今更化未數月而遽欲

收古人七年即戎十年生聚教訓百年勝殘去殺之
功謬不愈甚乎宜脩沿江守備增一重藩籬戒三帥
常退思卻顧疏夜入詰旦上袖示大臣三京告捷
公方監太學解試考官欲以長安復見官軍命題公
曰吾方累疏諫止君等乃以一題從吏乎未信宿報
三帥返旆矣公懷不自己言輕舉之誤小遂非之誤
大今移兩淮糧械於邳徐唐鄧等州猶循危轍冀雪
前恥昔斜川之退孔明責已枋頭之辱元溫遷怒愈
變愈差不可不慮蓋移戰力為守謀又論時事曰故
相久病楮幣窮而不變羽書急而不報注擬壘而不

行一旦更張內則委一樞臣倏忽之頃空內府累世金寶百萬之藏而楮錢自若外則八陵之圖甫南馳而三帥之旆已北指矣矧收召廣進用驟有一月而數遷者前日之病在於緩今日之病在於速矣二年貢舉數榜有不敢談恠之語公奏談為今日大患恠不足慮恐有以直為恠者乞詔主司專默談佞又言元祐轉為紹聖尚待八年嘉定變局開禧小人終身屏迹十年之後方見不克終之漸今改絃未再暮已疑為善之迂用賢之無益臣謂北事違眾而動是賢者之言未用也真某賁志而沒是賢者之志未行也

然則將取其不賢者而困之不善者而行之歟自禁旅閱問言人上歎治効不進思舊人未已公爭曰慶歷初盜起東南西兵未解仁宗之所選任不過杜範韓富有如疎輩起復到念又曰昔王安石變法先結張若水藍元振輩以為腹心及上遣二人視府界所行青苗皆云民便樂之今小人不遇用安石故智奈何在其術中乎又言陛下待過定策之臣不為文宣二帝之少恩足矣今札諭群臣曰朕欲保持汝母權撫不亦異乎尊崇本生之親一遵英孝二祖之故典足矣今營繕甲第高大寢園不亦異乎官寺窟穴不

室左道出入無間小官鹽賞至煩御封道宮事日上
達天聽此尤異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
獨不能如先正對中使焚內批乎或使之回奏曰臣
某以為不可乎近臣或薦某人有才者公曰自古小
人自持一論自為一黨今能為君子之言締君子之
交盖有君子而庇小人者矣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
皆力扶世道之命脉切中時賢之膏肓余著其大旨
如此其冬除祕書少監三年遷監遂為起居舍人兼
直舍人院起居郎中書舍人嘉熙初元除權吏部侍郎
郎遷給事中由御史八遷皆兼史職公雖出臺然歲

中轉對一直前奏事三進已見二其於宮禁言動廟
堂除授賢佞去留否泰消長之際指陳愈峻論建深
廣韃北歲入寇公言大臣操舟主病者也若先徬徨
動色同舟同室之人將若之何宜凝定志慮以應事
變時迫禋祀乞邊報非時奏御且引宣和恐妨恭謝
事以諷藏事之夕大雷雨公曰陛下本以好賢受諫
聞天下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留中易置
諫官御史如奕碁此致異之大者丁酉大公歷數時
弊尤切於辛卯之疏在詞掖韓休除節度使致仕公
封還曰此日后来家一門雙節議者猶謂曷不移此募

戰士以取韃酋之首今休一賓贊之臣爾昇以旄鉞如祖宗舊典何命遂寢闕美人進封親屬加恩者一百餘人公諸侯三邊稍寧然後舉行在壻闔余天錫召且大用近臣多先通殷勤公駁論曰閨樂土以處天錫足矣召之徒使陛下有私故人之名言者必起而攻之非所以愛天錫也疏入喬丞相以繫導上意趣書讀公已疾堅執如初越數日卒七月十有一日也年六十七遺表聞自朝議大夫贈通議大夫前碩人林氏知賓州寶儉之女繼莊氏知化州端之女一子南叟承務郎新監泉州市舶務二年十二月朔葬

公於石室祖塋兩頤人先後祔焉丁氏自固始遷莆曾大父履大父士睦父瑤成贈奉直大夫母葉宜人公字元暉上有六兄皆負俊聲而公尤工聲律傳誦人人骨髓然素清修不以藝掩德親喪廬居三年乃歸既中春官臨奉大對聞兄訃慨然馳歸日進身之始詎可為欺雖村蕪數人場屋自課一卷而已曰吾平生無悖人亦未嘗苦人也既仕薦書皆人求公非公求人方其在章布燈窓之下米鹽簿書之間固已珪璧元身冰檠細行矣至於自重不掃光範之門中立不陷牛李之黨居風憲他人畏之搖手忽及者必

奉白簡以聞任封駁它人當之運筆如飛者必曰臣不敢奉詔植立之高奮發之勇自其平日之有所不為有所不取者基之也嗟乎彼相之智曾不足以量莆士烏足以量公哉余疇昔厚公宰上之碑蓋已心許至是南叟彙奏藁來曰石室之木拱矣銘不可以復需矣銘曰皇初元之解瑟兮闢久塞之言路揭杲日於中天兮散冰山之趨附蓋枚卜而得公兮迺親拔以自助偉百奏之剴切兮信千齡之會遇孰不云端平兮視元祐其殆庶幾附往事而太息兮有

余心所未喻考察司空之碑兮倍前代之黨錮質元城翁之論兮曰全人之有數自嘉熙之建號兮懷向背之異趣中人翕忽而改化兮賢者亦一來而一去惟公屹其間兮障黃流之奔注前見疎於荆舒兮後未嘗密於馬呂人莫不有所主兮臣所主者君父運方際於風雲兮疾忽罹於霜露彼浮榮奚足算兮獨令名之不腐余將書道旁之碣乎嗚呼端平全人丁公之墓

杜尚書

公諱景字子昕曾大父杞提舉江西常平大父鐸知萬載縣贈大中大夫刑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母

陳宜人贈吉國夫人杜氏本京兆萬年至提舉公始居邵武公少與兄東第來場屋齊名而獨見禮於禮部以父任待通州海門買納鹽場闕潘提舉友文檄攝建陽尉稱提法行公面責潘曰公奉新書太過八郡騷動矣潘愧謝稍弛其禁陳提刑彭壽檄攝閩尉甲子死誣乙殺之公驗屍於髮中得砂視甲舍傍有池砂類髮中者鞠問子果溺死乙乃得釋至海門謁鹽使豐公有俊曰小官惟冒於貨者當謹責情可矜力不建者赦之可也奈何皆臨之以威乎豐公悚然遂為知己李公珏制置江淮羅致幕下除受兵檄

公與同幕王好生提偏師往援甫至民難野隔壕哀鳴求入避滁守固拒公啓餉納之虜圍城數重公登俾中二矢益自奮厲士氣百倍虜技窮去犯齊安李公會合援兵幾十萬未至虜解去兵在道不相統壹且潰亂李公曰非子所無可行者公求制劄二十道以行先以帥命喝犒擇諸將尤桀黠者出一劄抽回喻時又抽一軍不二曰諸軍悉回無敢譁者李公累奏公後滁功不報公從李公與之終始豐公建西閩辟柔縣胡公觀總西餉辟鳳臺酒官皆力辭海門秩滿調江山丞畿漕朱公在辟監崇明鎮崇明改隸東

總與岳總領可議不合慨然引去岳出文書一卷曰
京刺也公曰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弗為岳怒公曰
可劾者文林不可强者杜杲岳遂以欠蘆錢劾朝廷
察蘆錢無虧二劾皆寢西閩曾公式中辟廬州節推
浮公兵變公單騎往戮止渠魁守將爭餉金幣公封
貯一室將行屬郡丞鄭準悉返之安豐守告戎將扇
搖軍情且為變帥欲討之公曰是激使叛也請與兩
卒往呼將諭之曰而果無它可持吾書詣制府將即
日行一軍帖然知六安縣新社壇學宮罷元夕燈歲
歉諭富家曰吾不損米直若但出糶吾依市直為民

代償三之一全活者衆邑有劇盜二設賞獲之帥方
姑息盜竊語曰吾不失在制置帳下公命杖死縣庭
而以專殺自劾民有妻其妾者治與二子均分二子
謂妾無分法公書其牘云傳曰子從父令律曰違父
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
志則可常享或去或終當歸二子季提舉衍覽之擊
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知安遠縣考舉及格
免班幸改通直郎逆全犯邊季公時已帥廬辟公濠
倖上以公久習邊事擢知濠州趙大使善湘謀復盱
昭密以訪公公曰賊恃外援當斷盱泗浮梁以困之

卒用公策成功女真數萬厚齎駐榆林阜請降或請誘而圖之公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遣其衆秩滿令奏事端平初元過廬謁全帥子才曰北伐不可止矣公必有以監凝其後者全曰以淮西兵守潼關以淮東兵守黃河公始為之隱憂除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三帥出師除公淮西運判公曰昔張魏公督師以趙開主計今日諸公無愧于先正趙開之任僕豈其人詔廷紳邊臣各條戰守公封上曰沿淮早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方草奏客曰內

歲當任子不為賢郎地乎公笑不答大使枯舟載糧公曰師遵陸而糧用舟緩急必相差池請以夫運大使許之既而劾公調夫頃擾沮撓軍事削兩秩罷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鋒衄洛陽退師保境兵饟遂開不可復合人始伏公先見奉崇道祠復元官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難謀入寇公曰此虜常先取一城為家基寨然後深入順昌為豐壽屏蔽而虜在淮北兵寡餽難使虜得之二州危矣以白制司命幕客沈先庚遷其軍民士庶航錢粟迓之虜果大至我舟已盡泊南岸崔文舉范用吉二叛憤咤以俚語詈

卒用公策成功女真數萬厚齎駐榆林阜請降或請誘而圖之公曰殺降不仁奪貨不義納之則有後患諭遣其衆秩滿令奏事端平初元過廬謁全帥子才曰北伐不可止矣公必有以監凝其後者全曰以淮西兵守潼關以淮東兵守黃河公始為之隱憂除主管官告院知安豐軍三帥出師除公淮西運判公曰昔張魏公督師以趙開主計今日諸公無愧于先正趙開之任僕豈其人詔廷紳邊臣各條戰守公封上曰沿淮早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方草奏客曰內

歲當任子不為賢郎地乎公笑不答大使枯舟載糧公曰師遵陸而糧用舟緩急必相差池請以夫運大使許之既而劾公調夫頃擾沮撓軍事削兩秩罷時在外諫北伐者惟公一人及鋒衄洛陽退師保境兵衆遂開不可復合人始伏公先見奉崇道祠復元官再知濠州未行改安豐難謀入寇公曰此虜常先取一城為家基寨然後深入順昌為豐壽屏蔽而虜在淮北兵寡饟難使虜得之二州危矣以白制司命幕客沈先庚遷其軍民士庶航錢粟近之虜果大至我舟已盡泊南岸崔文舉范用吉二叛憤咤以俚語詈

公曰吾欲取此城乃為老賊所先休看它城子矣順昌軍民駐壽陽復運米二萬斛楮七萬餉之眾感悅忘其遷焉又謂兩城相望其間當有小城以接聲援益繕安豐縣城使沈先庚戍之虜未攻不克殺其將塗金朱袍者二人虜去縣圍郡城公使聶斌布重兵守禦趙諒提輕騎攻劫四隅設伏城中晝無人聲虜登高望之莫能測公出其不意開闔鑿擊虜麾其下曰南兵狠速返勿留赤老國王者大掠淮東厚裝而歸公曰是可擊也命順昌守樊辛率死士劫虜帳俘獲萬計奪馬四百匹亂屍中有腰木牌書皇弟國王

者虜法貴木牌在金銀牌之右夕劫二寨皆中視類潰散猶以番書求止馬五百公六世祖待制公杞守慶州元昊求降人孟香報曰僕所掠則返孟香夏人不肯償我亦不與孟香北人謂我為慙爾為您公用待制公遺意劾北音檄答之云您還鹵掠慙還您慙馬您不還時慙也不還您虜遁去端平丙申冬也明年嘉熙改元公益為備浚舊濠築外郭其冬虜必欲得城掃地而至大設攻具以火炮焚樓櫓公隨壞隨補以八都魯硬軍所排木八都魯公皆砲因使之攻城自贖所破甲以牛革十餘重為之設面簾以障

矢公募善射用小箭專射其目盡殪之虜者填壕為
二十七塊分公兵扼塊虜乘東南風縱燎公禱天求
助俄而反風雨雪驟至公謂古人多乘風雪破賊而
四面圍合乃募猛士奪塊路出兵將士皆奮躍死戰
殺紫泥金團龍袍者降人云葉國大王也焚虜砲座
攻具至明日皆盡先是城開援師前卻惟地帥呂文
德突圍入叶力捍禦庚牌調盱眙守余公玠及趙東
夏臯赴援濠倖趙希滌監夏趙軍公以蠟書約夾攻
虜潰至捷奏至二年春矣君相動色相賀擢軍器監
進三秩御批云朕聞安豐被兵不皇寢食知卿守禦

勞苦指畫有方朕為少寬今援兵已集其費率諸將
掃蕩寇攘以安淮右賜卿金器諸將各金碗一在城
將士及淮東援兵以京會三十萬支犒公率三軍拜
詔感泣壽春守張可大恭公百計撼搖吳公潛素奇
公適在郊曾主之力陳檢詳力修始同在圍中至是
亦昌言公勲勞於朝丞相李公宗勉參政徐公榮叟
皆有賞未酬勞之語會謀西帥咸曰毋以易杜某詔
以安撫兼廬州推大府卿淮西制置副使兼漕虜使
王徹來續和議公曰虜將察罕有言撒花自撒花廝
殺自廝殺和可恃耶督師史嵩之主和怒形辭色虜

縱重堯臣歸督府以擒獲聞公抗章非之謀言虜下令三年毋南牧嵩之信之調八月未動真不來矣公曰是將欺我其來必速九月察罕果率十七項人馬號八十萬挾叛賊范用吉輩傳城下約先破廬然後造舟巢湖以窺江於壕外築土城周六十餘里穿兩壕攻具皆數倍於犯安豐者公與客登城四郊鐵騎極目無際客股慄公曰吾必破此虜衆欲備金雞嘴公曰宜先舒城門虜果來攻邵之公欲增一重防托亦於城內為土城虜日夕用橫砲攻打我特事樓為固虜築塙乃高於樓城危甚宿將有涕出者公以油

灌草即塙下燎之頃刻與樓高者皆為煨燼又於車樓內立雁翅七層俄地中塙上一首衆賊扶去日王子也乘勝出戰虜不能支追躡數十里骸骨縱橫器械委臺臣謂劉錡順昌吳玠和尚原之捷不足過地御札云卿卻敵金城勛勞懋著擢吳部侍郎陞使名漕副賜對衣金帶進三秩有回回來降云慮初用女真漢軍不勝用回回又不勝乃用真韃亦折三十餘人初二城圍閉累日內外隔絕傳說萬端謂公必陷徐禧李稷之禍雖素所親善亦憂其為張睢陽南八矣一旦奏凱全壁出人意表誠公者舉杯相慶未識

者亦願為之執鞭虜攻城專恃砲為長技以數百人
拽一砲中樓櫓立碎壕梁深者運木石不足驅人填之
公始用順昌倖王安策作串樓以禦砲其用法栗棗
榆槐堅木二三尺圍者列壕岸入土五六尺高丈餘
上施橫木中設箭窓下繚以羊馬牆凡圍樓方樓一
砲即毀惟串樓可支三砲率先造千百間隨虜所攻
施之壞則易王安者先在河北城守皆以串樓自全
公又以古防城戎器多不應手創智造鵝梨砲三弓
弩砲可手用弩可及千步為平底船載勁卒勒填壕
者公著數每先於虜計畫常周於事賊技一不得施

二城既捷於安豐得虜屍萬七千於廬得虜屍二萬
六千獲虜砲車雲梯弓弩器甲不可計公每上功必
曰安豐之役呂文德聶斌功也廬之役將帥王鑑聶
斌參佐黃夢桂趙希靜功也臣何力焉又終始為王
安論串樓功它將校寸勞必旌因公取爵賞者甚眾
公歟名曰盛人心所向惟高之以所遣援兵失期又
恥前言不驗至是調曹順聶斌各以五千人斷賊歸
路公曰虜回戈則城危矣摘四千人付曹順而留聶
斌不遣旦言曹順必敗公事高之劾公擁兵自衛以
嬰城自守為是以野戰為非公奏云此賊驍捷眾多

臣實不敢以野戰為是且言督府近遣祝邦達援廬
未戰而潰僅以身免又聚兵援滁僅達宣化往失
伍委械而去淮西精兵有限即野戰不如人意何以
收秣蒿之令參議官丁仁來調兵公曰督相昔欲和
今欲戰何也丁曰和自是上意公曰善則稱君奈何
歸過於上因抗疏乞罷上諭公安職毋費朝廷區處
曹順者過虜安豐境內全軍覆沒悉如公言三軍累
疏請老御札曰卿老成忠實寬朕顧憂宜為勉留以
副注倚臺臣承風旨論公挑釁致寇公待罪詔書諄
諭而止虜將大舉刷前恥廟堂問策公曰必破之督

府曰去歲鞋敗歸不肯追擊今傾國來謂必破之何
也公曰兵家之數不可先傳患賊不來衆非摧所乃
練舟師扼淮河遣廩監呂文德攝斌軍伏精銳於要
害虜所主過伏我師二十七捷大戰于朱臯四塚俘
賊無數獲酋妻黃金鎧甲駝馬或問公何以策其必
敗公曰力守淮河所以汙其道也彼自信陽至此已
半月糧盡力憊宜為我禽捷奏至御札曰羽書來上
謂難且徧淮右矣朕懷杞不怡感見顏面未幾督府
以卿牘聞朕且喜且疑吾兵何神耶徐致捷奏守堅
壁之今行招降之策用襲擊之師卿可謂差強人意

矣朕臨軒不覓失喜再三嘉歎擢權刑部尚書賜衣帶鞍馬四年以疾已去不久歲饑公告糴江右米舫銜尾而至淳祐改元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賜鞍馬衣帶仍佩魚公念久去卿國扁舟徑歸而嵩之入相知劉晉之于公有憾薦為御史使甘心于公晉之首上流誣詆以真學士奉祠或言虜謀自安南幹腹上欲起公師桂嵩之風臺臣重劾御藥宣諭曰杜某兩有守城功若脫兵權便有後禍則朕何以使人二年差知太平州舜至六十七上愈欲用命紹璫論晉之擢華文閣學士松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晉守節

制安慶和無為三郡罷楊林堡以其費備歷陽淮民寓沙上者獲以舟師詣程浮公祠總所即南軒權酒公曰此張宣公講學地也陳像設櫟田祀為置貢士庄蠲民租二萬八千石虜哨儀貢東聞不能授詔公勿以秦越為心公朝被旨午戒器越宿至今廢興聶斌提兵八千入城虜見公名旗曰此安豐廬州杜制置耶黎明解去追擊敗之進敷文閣學士以庶知貢州公曰上畀汝邊郡宜勇往緩急吾親提兵援汝勉之三年中使鄧喬年傳宣撫問賜纁羅牙笏金帶香茶四年除邢部尚書不許辭免公念仕三十餘年列

從橐亦七載未得一瞻天表不敢辭內引玉音獎勞云卿累任邊閫宣勞不易公奏四事一曰才難而知兵之才尤難宜素儲不可猝求二曰屯兵勞州兵逸然州兵月廩四倍宜稍補助此戍兵而存州兵半額別收精銳屬之密院三曰賞典太嚴四曰去盜當於其微宜選尉寨卒長滿三年能捕獲者與捕授上問淮事又詢邊頭諸將皆以實對因乞放歸山林以全晚節上曰說未到此公乃就職兼詳定勅令一曰以獄讞廟堂始難之卒如公議兼吏部尚書時注授難但公隨資格稍通其礙銓綜為清每坐曹吏部主令

把贖僥進公曰銓法一定刑辟人命所係命刑部先之梁成大子賂當國求銓試公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高之達給使道意公峻拒之御書三堂扁曰安淮曰嘉喜曰教忠命左瑞持賜奎墨猶濕榮勳一時朝家更化議以公建閫護詩將高黨胡某猶在朝三疏論公上不得已進徽猷閣學士奉祠胡後遷宗少徐舍人元杰封還除日曰侍從名臣安加諭到其為公議所子如此公歸治小圃日與客棹行松菊淪茗清談曰吾今而後知閑居之樂六年請老詔不允

再疏進一秩陞寶文閣學士致仕郡憂療公發私廩具告糴于盱江明年春穀貴公下其直以偕營卒舊有月借郡貧不予貸以私錢令師相鄭公當軸知公忠實樞參吳公潛念公勞舊懼庶守邕且將召公或者危之公亦不欲出矣八年三月得瘕下疾自筮得離之噬嗑其繇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曰吾不起矣自草遺表豫言以深衣歛毋用緇黃公待外甥任明之如子命以遺表恩奏盼賜金於內外親戚郡有貢士莊簿甚公款助私田未果以屬二子所貸營卒錢百萬令勿償疾革謂二子曰此曾

元執燭曾子易簀之際其夕薨六月二十七日也卒七十六積官光祿大夫爵楊子縣開國子公苦於舍後手植二梧茂盛將薨之月一自枯一板於風人謂木摧哲萎之驗上方思公前功進龍圖閣學士而公已薨遺表聞上方思贈開府儀同三司贈正西三百娶李氏紹興侍郎陵之孫先公三十八歲薨贈渤海郡夫人子二人庶奉直大夫改差知潮州庶奉直大夫江西安撫司幹官女二人長適文林郎崇安尉趙崇林次未行皆已卒孫三人蕃蟠番俱承務郎以其年臘月二十九日葬公於城東秀野之原公淹貫經

史博記多能孫吳申韓岐扁嚴李之學靡不研究為
文初不抒思俄傾成章皆麗密峻潔無一字陳腐五
七言精深四六高簡散語尤古雅善行草急就章有
晉宋間人風韵寸紙隻字得者寶玩歲晚掃空言語
文字專治關洛諸老之書語其子曰吾於兵間無恃
謀無左畫皆得於四書其臨敵常裹藥備不測曰萬
一嗟跌當以死報君父手握重兵然未嘗妄僇一人
雖大敵在前戈甲耀日矢石如雨公意氣愈閑暇無
窮遽容武侯麾軍謝傳鎮物無以加也其論和戰履
與權要矛盾嵩之排振挫抑於上言者撼搖毀訾於

下賴上照知孤忠保全勞臣故公得以功告終始初
公與余同幕金陵後余為樞掾數言公於鄭喬兩丞
相公遂起廢其立功於二城也余已斥居田里公歲
中必一再遣帳騎至山中候余安否余問騎曰杜公
何為曰與諸將樂飲議防狄爾余曰視前後三數公
孰優曰寇至公與將帥分畫既定常先登陣諸將繼
之既上則不復下寢食矢石之傍猶燕居也寇去乘
陣者皆下公乃下以小人觀之杜公猶優余仲弟守
樵亦言安豐遇兵至樵公厚犒而客禮之雖小校卑
卒亦拊以恩肩輿止用村夫曰彼皆戰士不可私役

史傳記多能孫吳申韓岐扁嚴李之學靡不研究為
文初不抒思俄頃成章皆麗密峻潔無一字陳腐五
七言精深四六高簡散語尤古雅善行草急就章有
晉宋間人風韵寸紙隻字得者寶玩歲晚掃空言語
文字專治關洛諸老之書語其子曰吾於兵間無恃
謀無左畫皆得於四書其臨敵常裹藥備不測曰萬
一嗟跌當以死報君父手握重兵然未嘗妄僇一人
雖大敵在前戈甲擢日矢石如雨公意氣愈閑暇無
窘遽容武侯麾軍謝傳鎮物無以加也其論和戰履
與權要矛盾嵩之排振挫抑於上言者撼搖毀訾於

下賴上照知孤忠保全勞臣故公得以功名終始初
公與余同幕金陵後余為樞掾數言公於鄭喬兩丞
相公遂起廢其立功於二城也余已斥居田里公歲
中必一再遣帳騎至山中候余安否余問騎曰杜公
何為曰與諸將樂飲議防狄爾余曰視前後三數公
孰優曰寇至公與將帥分畫既定常先登陣諸將繼
之既上則不復下寢食矢石之傍猶燕居也寇去乘
陣者皆下公乃下以小人觀之杜公猶優余仲弟守
樵亦言安豐迂兵至樵公厚犒而客禮之雖小校卑
卒亦拊以恩肩輿止用村夫曰彼皆戰士不可私役

也烏虜公所以能得人之死力能為國家建功立事有以也夫余觀他人寸長微勞必自夸詡公昔與余書叙城守事但言暴客相訪久而不去願費應酬而已余問守備答曰向以城守誠今以人守城君無憂其言雍容整暇如此非僥倖成事者既奠二子致公遺命屬銘於余且以閔帥趙公希靜所作行述來趙公與公皆陷重圍同死生患難者所載詳實抑余於公之薨有感慨焉營平破羗已七十餘衛公渡遼踰八十矣古人事業多在晚歲公雖得謝老謀宿望使之臥護猶羅當道虎在山也今其已矣誰為陛下寬

北顧者悲夫公唐相宣獻公黃裳之後世系詳見於公顯考之碑不復出也銘曰韃行中原磨牙存食戰無勍敵攻無堅壁不論書生雖有韓白猝然遇之敗撓奔北近而光陰遠則荆益朝猶金湯暮已瓦礫開闢以來未覩斯賊譬之猱偷莫與角力願允杜公耿然逢掖其守二城危在旦夕鐵騎數重攢砲千百公甚整暇登陴指畫某捍樓櫓某劫寨柵推牛醢酒輦金輿帛以我忠赤當彼矢石公猶暴露孰敢顧惜虜氣哀力竭公乘其隙忽雷萬鼓四面出擊名王橫屍權帝敗績所獲駝馬器甲山積露布至京朝野動色

然後華人知韃可敵然後異類知憚中國然後邊臣
固守疆場公身遠外公性孤直大使督相乃詆重劾
淳祐聖人卓然不惑奎墨昭回曰卿忠實衆方信吠
上獨叩翼晚思識公召以常伯公來何遲公去何函
手開綠野清談永日自方喬松人比召畢妖星忽隕
壯士驚喑過江百年非無人物畏虜二字膏肓之疾
昔在典午僅推琨遜爰及炎紹復有規澤皆以儒帥
守固戰克繼者誰歟杜公其匹惜余老矣涸硯燥筆
事偉詞卑不究勲德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一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二
神道碑

寶學趙尚書

淳祐壬子八月丁丑寶章閣直學士知建寧府趙公
卒於府治訃聞朝野嗟惜詔進真學士贈四官為正
議大夫喪歸寶祐改元五月庚寅葬於某縣某里杜
埋金峰寺之原公諱性夫字仁老魏王八世孫於訓
武郎晬之為曾祖承信郎公建為祖贈朝議大夫彥
晦為父少擢嘉泰壬戌第歷南海尉樂昌令高州判
官封州推官知龍巖縣通判汀州知新州提舉廣東

直秘閣提點浙東刑獄攝帥直華文閣因任直徽猷閣浙東安撫大理少卿直寶文閣任知紹興府宗正少卿權刑部侍郎為真燕修玉牒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工部尚書權吏部尚書除職出牧公初筮獲盜應格歎曰以人命易京秩乎棄不就當闕陞亦不自列繫修職郎垂三十年樂昌荒遠公進其士而教之秋賦策名者五人嘗攝邕筦上邊市馬杞姦劉獎費省馬良龍巖瓜熟盜起寧化旁邑令當上者皆憚往公奔問官守擬險築柵寇大至公令老幼登

柵自率丁壯拒戰隅官黃才富與賊通公梟才富等四人於陣賊敗去招捕使陳公韓上其功建卒戍汀久桀傲憚公攝郡不敢反側廣鹽號脂膏地公過清不以低估市倉銀浙左水旱蠲賦勸分及鮮歡始末四載兵厨無延璽書獎諭者三為從橐所進故事切中時病嘗舉召公敬德之言發祈天永命之旨曰狃於苟且汨於嗜慾銳始而怠終矜持於外而縱弛於內皆非所以敬德也諫土木疏云仁宗營寶相殿韓琦以為無名之役不急之務乞行停寢况今國殫民敝乎又言穿山掘地害及昆蟲運木輦石嗟形道

路斬伐不遺於邱塚躡跡徧及於田禾昔魏起太華
殿唐作洛陽宮納高允張元素之諫而止陛下有帝
王之資顧出二君下乎又言代宗為太后祈福布衣且諫臣若籍
布衣高郢上書歲切為太后祈福布衣且諫臣若籍
結寧不愧郢上為感動詔兼給事中是日公有密奏
論事疏入命復兩御史以論時宰去公乞留之因
辭檢正不允其去國而收建也倦遊雅不欲往聞建
罹水禍由雪峰道疾馳至則城夷為沼公握空拳拊
遺柩掩漂骸掀泥淖繕井竈日不暇給已病猶自力
屬纊條郡政 累二千言戒子孫清白神識不亂年

七十七娶劉氏先卒贈碩人二子時儵迪功郎上杭
尉時儵監閩安鎮二女王角孫承奉郎主管福建安
撫司機宜文字許俊其婿也二孫女尚幼公友愛俸
入與弟妹共之嫁碩人弟鎮孤女居烏石山下號烏
石翁雖貴身後宅一區田百畝而已公據科第妙詞
翰而踐履平實無表襮之累官二品年八喪而接扶
晚後無貴倨之氣造膝甚忠而未嘗漏言於外律身
極嚴而不暇求備於人惟天子知其為清白吏為常
人吉士自方伯擢法從蓋出聖意都曹摹畫數典相
許而不知者乃疑由相而進子惟前輩風流篤厚橫

渠聞二程談易撤去臯比坡公見淳夫奏疏曰執文字失之過當服善也但徠為明復執杖屨文富板溫公入杜公年六十四以晚進辭後長也道卿沒二十年諫書始出惡其傳也李竹溪送胡邦衡南遷曰名節之士未知道勉其進也了翁則沈後尊堯之作責已也程子曰故人情厚不敢疑庶人也其後俗薄有欲以蕪詞惡札蓋他人之長涼德雅齒加父兄之上矣疏未至道卿謬竊直聲禍未如邦衡自矜名節矣不修身不齊家而欲禁切人主不及已不進德而妄裁量人物矣然則公不求世之知世亦知公不盡無

惑也夫事出於謫者可偽惟發於真者不容掩瑣聞有封駁權識者居之以無大論執為恥或姑以報小恩怨為快公寧失夕拜而不苟合孰謫而孰真乎某監司希時好發某事欲擠其人於相怒既聞之後公請留其人於相怒方熒之初孰謫而孰真乎予嘗悉士大夫口銜清議者多足蹈實地者寡嘉熙使粵辱公授印退閱故牘見公之來也不妄費一錢其去也迺例卷若干條因等而上之迺知數十年間廉使者惟公與丘卿迪嘉爾二公皆予故人歲晚銘丘之墨未乾而又銘公可悲也夫銘曰先賢蓄德深厚莫窺

善則稱君清畏人知懷謏盜名乃德之衰公早留落
老始論思後留多冠前失瑣靡又諫營繕歲旼迭施
人而告猷出也詭辭人露布者公匱藏之及擁節麾
玉雪自持究公首末無一可疵視夸毗子外飾矯掩
彼有漏露公無損虧以死勤官以清遺兒者葛往矣
孰知我悲

煥學尚書黃公

豫章之黃皆出金華隱君子諱過和者居豐城縣之
沅江始為儒家馬公存誌其墓是生表生得禮擢
元祐第終柳州推官贈朝議大夫生彥輔擢政和第

為了翁所敬終吉水令婦翁李公朴誌其墓是生去
華贈太中大夫配淑人周氏生公諱疇若字伯庸甫
晬而孤外祖母杜夫人奇之曰兒必貴誨以學擢淳
熙戊戌第歷祁陽主簿柳州教授靈川令知廬陵縣
堂審監進奏院太府寺簿將作丞兼皇弟吳興郡王
府教授太府丞祕書丞兼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
著作郎監察御史嘉定初元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權戶部侍郎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成都路安撫使
以父諱辭改寶謨閣三年至蜀進龍圖閣待制華文
閣直學士再任復以諱辭改寶謨閣七年召對延和

殿樞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兼同修閣史落權陞左
庶子太子詹事十年春知貢舉試禮部尚書請外以
煥章閣學士知福州銓提舉南京鴻慶宮臺疏落職
罷祠俄提舉鳳翔府上清宮足疾告老復職致仕十
五年正月癸亥薨于寢年六十九階通議大夫爵豫
章郡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遺表聞贈宣奉大夫淑人
范氏處士子明之女子男五人長策故某官次簡某
官次籍某官次節朝奉大夫新知賀州次某官女
五人某官楊必復歐陽棠某官劉成李馮禧某官相
睦其婿也孫男若干人曾孫男若干人女若干人薨

之明年膺月壬申葬於故里之桐谷既葬三十年節
奉公奏議遺文及李侍郎劉所述行狀請於前史官
劉某曰先公遠矣節諸昆長以毀卒仲以病廢叔遠
宦宰上之木已拱道旁之碣未立節為此懼其詞甚
哀予先君子與公同以江右邑最登朝於公言論風
旨耳目睹記雖老猶歷未忘初京丞相當軸尤後
鄉曲公宰仕巔海不一傍修門祁陽與馬提刑大同
爭疑獄馬公為誡吉守六月督疇零欠公以縣用錢
三千緡代輸禁吏預借飾學增畬日召諸生講論衆
建生祠公止之去日送者傾郡其在王郊資善也据

經析理集範凝重吳興景獻見必加敬茂陵由此眷
公將擢臺察仇曹詞知因會館閣廣坐語公某不知
公乃山谷後以所藏宜州家乘真蹟為遺公既居言
責首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毋令天下以賄議
朝廷再疏言善為相者必日以危亡災異奏于上又
謂鼠食牛角、盡而牛不知口甘故也韓陳始怒奏
格不行俄而二姦敗黨人皆去上批公奏朕知卿忠
更化之初正資謹論於是鄧友龍陳景俊除名遠徙
內侍李益不許入國門丘公密起為江淮制置大使
行公疏也虜請和欲函致仇曹首公以副端預集議

謂函首失國體退率同列乞令虜先歸關隘我後與
歲獎卒如公言又言增獎約和國胡以支欲專輒一
局共議樽節以紓國遂置安邊所命公同戶部侍郎
沈說條具令節省拘催者公奏內諸司宜委一大當
外廷委公府掾六曹委長貳各限半目條奏又乞椿
官房廊激賞庫仇曹萬畝庄歲入進講而奏乞力行
此事勿為迎習所搖既而它議多格獨得諸權姦簿
錄貲及白地錢等五項為繕九百一十三萬又沒官
產歲可得七十一萬五千公曰是亦可為矣其後所
積益多迄今賴之都城責糴淮浙流民紛集詔發粟

十萬石糶濟京尹籍流移僅五千口期三月麥熟後止公奏此實驅之去爾乞令願歸者勿問其未能歸者展期詔至六月結局旱蝗星變公言天子視朝而宰相不奏事國忌行香而宰執無一人則其贊理萬幾者可知已風毀前湖門暗門公言楚為禍首楚門壞吳將乏食魚門傾二門乃車駕行幸之路宜戒佚游在版曹言嚴科提而楮愈輕宜寬新書行之以漸蜀自制閫移治興元事權偏重茂陵報公以往入辭王音云兵革後當一意相摩又有旨凡四蜀軍民利病吏治減否並許諮訪密奏兩宮錫賚甚厚至則首

蠲諸邑積欠九萬餘緡罷遣非敕命而辟攝者舊俗頗崇侈飾游公革以儉先是天聖間就印蜀彭漢永康成都六郡產布處每下戶依儀三百輸布一疋熙寧數及上五等建炎軍興始取布估疋二貫五百有奇關外諸軍糶本仰焉公奏往趙汝愚念民力困減為一貫五百歲減五萬六百緡本府代輸五年今蜀民重困臣涖鎮歲餘庫錢比舊稍增遂於汝愚已減外疋再減二百止理一貫三百已舊錢二十五萬三千緡代輸亦五年止併寬他賦尤重者諭降沈黎蠻擊走董蠻制臬西司謀大舉蕩蠻公不答大使師出

東路臬亦調兵兩路震動公移書兩軍還師守險詔
公兼制叙州兵甲蠻降公進一秩以成都城久北儲
錢四十萬繕備版築出蜀送車系路人以方范石湖
入對言謀蜀帥當擇有文武威風和大體者薦蜀士
范子長許沆魏了翁乞城興元成都歲早求直言公
乞還坐虧楮價者沒入之貲年甫六十三援范公景
仁故事乞歸得請朝士祖帳都門外皆榮其行治第
豫章城中自號竹坡公文律高丞相周公稱其正大
恢闊詳雅溫醇誠齋楊公見公詩以為得山谷覃傳
然公貫穿百家融液衆體不但以元和脚江西派為

重考宏詞得真箇二公有竹坡集四十卷奏議三十
卷講學十卷進故事十二卷公承當家文獻故風韻
勝接諸老諸論故心事平隆乾以來衆芳翁集臺閣
多賢至慶元錮黨攻偽邪說橫流言事者非搏噬餘
干相君所厚則於黨攻亭先生門人公密扶善類素
尊理學奏篇無一語差辛巳而後四朝生聚東南極
盛至開禧挑虜首禍形始露用事者方且厚歛民足
用多造褚紆急公一則曰蠲弛二則曰節縮向使以
其置安邊所者推而廣之內廷減市估者放而行之
諸道仁言儒效豈淺鮮哉余讀公書有云以無德之

人而運才智之鋒幾何而不斲天下之朴又云言利之臣必不得其死好利之君必不得其用為之掩卷而作曰此有德者之言反本之論也公入蜀僅帥成都一路兵事皆屬大閫其後關外軍潰言者論公遺蜀患於是公出蜀八年矣亦怡然不辨始公欲以奏稿屬真公為序不果予受學真公者追誌公墓系以銘曰遠矣黃氏望于豫章至太史公誇瓊軼香雙井一支分秀沆江是為竹坡雄翰墨場鼓朱絃瑟織雲錦裳茂履禁中執簡帝傍縻公弗留引身高翔出投齋鉞井絡之方流涕牋天蜀民殘創一時權宜百年

弓張臣請施之以帑金償視兩忠定先後相望永不識公獲交諸郎早誦奏篇晚窺家藏幽宿意新拜婉味長公不可作騎驎翳皇廬陵二老過江歐陽手持衡尺親加裁量延之宗泐列之循良一語品題千載耿光謂余不信質之周楊

虛齋資政趙公

自官制行資政亞觀文一等非嘗歷二府不輕授上臨御久尤遴其選惟以寵李翰林詔至是虛齋趙公諗疾告老上嗟惜自正奉進光祿大夫自端明進資政殿學士致仕異恩也遺表聞贈開府儀同三司公

諱以夫字用父魏王之後王四傳至建國公叔成建
公生武經卽雋之武經生朝請郎公填山東亂離由
鄆負其母金夫人避地長樂朝請生少保公彥括乾
道進士望臨一時而年不及中壽官至尚書郎五子
公於次第四母福國徐夫人少保將終顧公曰吾雖
貧有善和書遺汝公方九歲泣誦遺言勵志苦學門
蔭調諸暨慰內艱改瑞金尉未上改象州戶錄楊守
炎正疑公年少每具獄上引因參問始大歎伏方漕
信孺羅致之幕鏢廳魁廣西漕薦中嘉定丁丑第歷
江陵府監利縣令邑通淮廣姦民多盜敗芑馬以資

敵公設方略掩禽群盜獲馬百疋俘獻于府制檄調
夫封劍督趣氏聽驚惑及見公罕馬急裝先發皆踊
躍以從前帥趙公方後帥陳公咳皆器重用薦者改
秩知南豐縣增永惠倉粟千斛廣學田三百畝始至
養士纔二十員比去至八十員里中諱而善訟悍而
梗化者皆知姓名他日聽訟摘語之曰此非某人之
筆乎皆頓首願改過兩造無翻愬者代歸求主管西
外睦宗院盜起汀郡帥王公居安徽兼參議會詔起
抑齋陳公諱守兩劍為福建招捕使陳公請于朝以
公通判州事兼主管招捕司機宜文字陳公提師臨

賊巢穴公主留務內撫循外供億人以為難賊平凱
旋劍人祠陳公而公侑之時淮西兵駐邵武下瞿諸
峒陸梁建泰飢人相食陳公請以公攝郡事乞鹽招
糴以活餓殍生獲楊李二酋餘賊殲盡俄為真郡焚
燬無寸椽隻瓦僅存夫子廟殿公剪荆棘重葺郡治
規模鉅麗繕泮宮建北橋踰年而官舍民廬皆復舊
前守劉添忠武軍七百人多游手無賴禁卒亦乘時
桀驁公厚撫而峻繩之以悼止再乞祠主管武夷山
冲佑觀明年冬史丞相彌遠薨起知漳州陳三槍餘
黨猶出沒郡境公至生擒張魔王者盜平奏罷計口

數益以廢利歲入代民輸丁錢歲萬七十緡立石通
衢記焉除提舉江南西路平茶鹽公事楮法初變廷
議民間市賤楮輸納為虧官令別納補虧錢公抗疏
四昔輸一千今增五百是令不信也輸於民者有補
納出於官者無貼支是名不正也上悟從中可其奏
由是知公又著原弊核弊二論其後出十八界收十
六界卒如公策除大理丞未至除左曹郎官兼權樞
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入對條備邊十策次論故相除
吏怙權廢法大綱已紊小節目猶能持守今悉蕩
然乞清中書還銓法除直寶謨閣兩浙轉運判官

後村先生集

上既用公言罷履敵平江守臣於下令後猶惟至三十萬公劾去之除右曹郎官兼左司繼兼檢正遂為左司郎中兼提領安邊所京城火求直言公極論致火之由乞改葬故王以弭天譴安邊所殘燬一新之論對乞合江淮出內帑俄以太府少卿兼左司遷直煥章閣樞密副都承旨直前言光州危急宜合淮東京湖二閫兵力極援之衆未以為然果失守兼右司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除宗正少卿兼副承旨提領安邊所如故諭軍賞冒濫始行制司背批之令鄴卒失伍擢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知慶元府

則刊堂

沿海制置陞辭力攻和議又言先帝創安邊所以佐邊費今取其錢粟供賜賫營繕非先帝本志果英殿修撰以行俄陞副使前制臣陳曠已去寓公趙善湘攝閫散帑庾以市恩卒愈驕謀拒命公單車用進卒導從入城衆投戈迎拜善湘遁入山公具交承禮招之郡既赤立乃糴白米支軍糧而自食倉粟之殘腐者趙監軍瀟夫挾善湘勢擅斬禁卒激使為變公素得諸校心以其謀告公械其人付鄴率趙時詒訊之盡得姓名衆約三鼓舉事公使緩漏等與客對奕示間暇而密召水軍入城掩捕皆獲梟首三十餘鑠

外寨者百餘它貨勿問遲明城中始知將召歸郡人乞留詔因任以太常少卿召改樞密都承旨措法又變以一易五令下公未去鄣疏五不可乞寢新令又言必欲行法乞坐臣沮格之罪於追竄上更置重典右揆怒議誅責左揆李文清公止之公徑歸久之仍舊職知建寧府辭改泉州辭復改建寧府亦辭以葉賁疏提舉江州太平興國營公自四明歸益專精講學率對卷至夜分諸經箋注始有端緒右揆去公與王伯大徐鹿卿同名而公除權刑部侍郎俄落權自初登朝每對必言國本內引所言尤力且錄嘉祐紹

興建儲始末及諸臣諫疏舉行次第以進上曰宮中已有人荐趙汝騰劉克莊湯中黃自然鄭逢辰楊棟宋慈包恢許致祥姚希得又荐林公遇乞賜逸民處士之號上嘉納除寶章閣待制公江制置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兼和州無為軍安慶府屯田使陞辭援張浚岳飛事乞早定儲江表苦旱公至金山默禱而雨以御賜金帛盼將士補足籍增寨屋造多漿船繕器甲虜入巢知公先調馬汝海鄒進等入巢賊至城內兵出敗之和州圍迫公檄三城兵叶力劫寨虜敗去又料虜必報忿豫增無為為伏楊

林升師築土堡虜衆至諸將夾攻走之遣偏師援儀
真躬督舟師巡江至采石入和州視城壁至裕溪乃
歸賜御札陞華文閣待制韃將蔡罕以著來獻盜劫
毗陵蔡少卿家不獲俄爲金陵緝捕所得誅之由是
沿江無盜除寶章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免贖未下改
權刑部尚書引對緝熙殿上樹之曰卿二年宣勞公
奏皆陛下威德臣無毫髮之功論阻變定儲甚切時
大旱江湖俱涸公言湯以六事自責陛下自省於此
六事有耶無耶名曰去姦而通密奏進奇玩名曰崇
儉而建龍翔祠感生苞苴宮室自若也忠直次第引

去騷倖出入箴弄讒夫女諂如故也上悚然因及所
進易通翌日御筆令投進俄兼侍讀兼修玉牒有旨
呂易通間備進讀一日經筵問月呂茂思所議何如
公言韃不通華言使至但謂來投拜非謂來議和也
主此議者幾何不賣國與人臣嘗問月呂茂思來意
其人致首語極不遜臣實痛憤奈何復遣之去上嘉
納賜公用易堂虛齋東平藝文世家十一大字兼權
吏部尚書兼檢正除刑部尚書手抄無逸立政講義
以規切任事者兼權給事中屢辭不允會拜某公右
揆史宅之僉樞公因諭二除日非是改禮部尚書仍

兼王牒公謂不得其言當去盡遣家人自留待罪月
餘上命徐清史陸德興宣諭令供職徐吏部尚書侍
講兼王牒史職御筆令任責史事詳定殿試獎直柳
佖文魁得方逢辰武魁得陳億子時讀易通終篇再
進義例卦論圖說凡三十冊降詔褒美賜御製詩所
進本番內閣上常覽閱後降出丁未本冊末皆有小
璽進光寧二朝寶訓上曰此書皆卿力公既受上殊
知論建寢廣嘗進家人卦疏義指宮嬪官人鄭丞相
初善公冀其助已公方昌言建督括田之非又進離
節二卦疏義攻聚斂之臣又歷言政宣間弊事由大

臣有奉承無正揀所致又奏留潘凱吳燧董槐鄭公
績不樂愬於上曰侍從之臣以臣方京黼賴上照知
除端明殿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史館初上趣史
事擢公史館修撰余同修撰而余先逐公專史筆及
陳公薨以公提舉祕書省公方與尤瑄及新史官高
斯得牟子材李獻可分任撰述瑣闥因論史屬詆公
以醜語名曰借黃又言公改國史以激上怒丐去以
本職知隆興府公嘗乞校定國史誤字亟取校本繳
進上悟出御筆罷史館而程督史官然公不可留矣
辭郡知西外宗正事凡三年朔旦必升講席發明經

昔復學職生員額同姓益勸於學寶祐乙卯秋召俄
除禮部尚書兼侍讀上必欲致公下州郡津遣辭至
四五詔與郡尋依舊職因任西邸而公疾已篤丙辰
二月甲申薨于里第年六十八前淑人劉氏後淑人
韓氏南澗尚書之孫皆前卒子時奚宣教郎力學工
詞翰由藉由令乞祠歸養孫若眉承務郎亦孝謹善
繼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長樂縣善政鄉溪上山之
原豫為棺槨規定兆不以累子孫公氣稟寶存養深
前知數終屏去豎樂訓時奚處已待人以厚又語若
眉等家事稟聽於叔悉召親故訣別夷然而逝友

愛事兄如父附兄子女如己出承務郎王山丞時淬
仲兄子也將仕郎若稔伯兄孫也皆命以官貧者為
市田宅未嫁者與貲公立身有本末上為君父倚信
下為士大夫親附惟瑣闥始相與號莫逆交晚為仇
敵則有不可解者或言叻士間之或言當軸之意初
陳垓以攻善類為己任世所唾罵瑣闥因謂公黨垓
然垓嘗論某朝士易學肆臆說而背師旨又論陳珩
冒奏補語侵吏部皆以撼公公前丐去後待罪以避
之垓彈文已具天語宣諭乃止後除修撰也余力辭
公亦獨銜乞改屬尤熖希聖汝騰若此之類皆有證

驗可詳考也若璣聞云云別無按語焉可厚誣也烏
序公實忤鄭丞相而有善鄭之疑實為排根而蒙
助桀之謗實卷卷吾黨而獲射羿之報悲夫公過良
有好賢之名謙退無取甚之道其所以致謗有二主
眷也經學也公雖去上思之謂輔臣曰以夫久在經
筵有所咨必援古証今為答宗姓中不易得又曰以
夫曾說清之與憲謂之黨人可乎公為他人言易通
輒不省惟上重其書余每見縉紳竊議之者必謹對
曰君能別為一書以培擊之理到之言虛齋必服然
竟未有作書者夫未嘗用功於易而公風非望之書

過矣公位偏而有主眷才高而有經學意者謗甚之
所由生歟曩余與公同奉詔纂史貴人或語余曰後
村乃助人作史耶余遜謝日上使克莊副趙公為
人之佐而短其長人將不食吾餘矣未幾俱去甚者
猶以詆公為未快併詆公所厚者牽聯及於余焉公
有易通詩書傳莊子解奏議進故事易疏義雜著各
若干卷晚於詩學尤深惟國風自衛以後未斷手以
遺稿付若稔俾緒成之湯祕書漢見公莊子解太息
謂余某與公皆不能及其為世所重如此公好士士
常滿門晚稍引去惟同郡曾震受死生患難之托記

公言行纖悉不遺甫人鄭與言受公易學得其要旨
為公服總誄之甚哀策名南歸迂道重趼吊廬哭墓
談者以曾比任安鄭方侯芭云公徧歷公府掾六曹
長貳外更數郡三節二閭其持論欲尊主庇民損上
益下不喜尖新鏗薄之說為政務愛人利物奉法循
理不求擊斷操切之名綜理微密計慮精審人方躁
擾公愈靜定量敵籌事瞭若著蔡數履危難卒成勛
業所至威愛相濟軍民懷之經學外于天文地理歷
書丹經皆研究雖小藝鄙事亦精絕度曲要眇奕高
無對精法逼黃庭經樂毅論嘗自札奏狀上命謄本

付外而真蹟簡禁中與人尺牘皆可寶玩屬纊前三
日留書與抑齋陳公及余訣且以宰上之題為託將
葬時奚奉家傳年譜來請銘嗚呼年輩前於余者往
往銘之矣小余二歲奈何又銘公耶若余者公真蒙
叟所謂不祥人耶銘曰古之重任必屬儒者以學淺
深為材高下在周分陝旦奭之倫爰及晉漢曰穀與
遵虛齋恂恂退然逢掖可以卿士亦可以牧伯出建
旗鼓宣國之威入侍旃廈格君之非他人以材虛齋
以學群迷相承獨智先覺見諸事業特公之粗以其
精者著之為書士有一焉足以駭世公乃兼之寧

不見其上於群臣灼知佞賢人或誣公上曰不然勢
災力鉅人者暫勝事久論公天者常定公書固存公
未嘗亡持此較彼孰為短長遺音琅琅託我以死乃
誤次之以告太史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二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三

神道碑

孟少保 奉 勅撰

孟氏之先自絳徙唐後徙隨之華陽公諱珙字璞玉
高大父安嘗從岳王飛軍曾大父立累贈太子太保
妣胡氏絳郡夫人大父林贈太子太傅妣白氏太寧
郡夫人父宗政右武大夫鄂州江陵府都統制兼知
棗陽軍累贈太師永國公諡忠毅廟壯烈妣馬氏冀
國夫人郭氏唐國夫人公冀國所出忠毅第四子也
國家自辛巳後東南久安開禧初邊事始動然將材

亦出二十年間出奇賈勇守固戰克蔽遮國之西門
繫忠毅之功公幼從父兵間出入必俱嘉定戊寅
虜寇襄陽帥檄忠毅禦之公料虜必窺樊城請布陣
羅家渡以待虜至伏發死者大半帥又檄援棗陽
嘗父子相失公望胡騎中有素袍白馬者識其為忠
毅也急麾騎軍哭陣陣開而忠毅晚以功補授初品
己卯虜聚糧械於湖陽忠毅命公攻拔之辛巳辟光
化尉癸未忠毅公薨於棗陽今上寶慶乙酉差峽州
兵馬監押丁亥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神勁軍統制權
管忠順軍蓋忠毅所招唐鄧蔡三郡壯士二萬餘人

江海總之衆不安制司以公伐海公分其軍為三衆
乃帖然紹定戊子公曰制閫叔平虜堰于棗陽溉田
十萬頃立十十庄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萬石又
命忠順軍家自蓄馬官給藁穀孳生不計馬益蕃息
己丑陞京西第五正將棗陽軍駐劄總轄本軍屯駐
忠順三軍庚寅差京西兵馬都監丁唐國憂明年起
復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制三軍壬辰以
閫檄討武天錫平之癸巳韃將那纒倭蓋追元顏守
緒逼蔡制閫慮其侵軼檄公戍鄧虜至敗之追至青
塚呂堰又敗之以閫檄討武仙克之天錫者鄧人乘

虜亂聚衆二十萬為邊患公逼其壘一鼓拔之其麾下斬天錫首以獻仙真定人聚衆亦二十萬後受金虜招為唐鄧行省與天錫鄧守移刺表相倚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聞公進兵轉而西移刺爰以鄧州張林以申州降仙將楊聚劉儀降公以仙虛實問儀儀言大寨在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崧山三寨為保障又言必先破高金寨王子山寨則沙窩孤立矣公用其策盡破諸寨直擣石穴夷其衆仙遁去或言其能隱形二除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賜金帶其冬以閫檄伐金初韃使王楫約共攻蔡且

求兵糧請師期或謂金垂亡宜執讐耻或言韃貪宜防後患議不決師以訪公公言倘國家事力有餘則兵糧可勿與其次當權以濟事不然金滅無厭將及我矣帥曰善吾計決矣用兵幾何公請二萬帥曰大將非公不可命公盡護諸將以米千石餉韃軍併盡使人來近公與射獵割鮮而飲遣先歸輕騎直造其帳併盞喜取馬乳酌之且頻酌以飲公曰你殺得武仙賽因賽因者華言極好也得蔡降人言城中飢公曰虜已窘矣當畫地而守以防突圍我得東南韃得西北公語併盞已戒南軍毋入北營汝亦當戒北軍

母入南寨僭蓋諾令其萬戶張柔領八都魯五十人
踰濠突城城中鉤二人以往柔亦星鉤公麾兵抹之
池深飛劍斫鉤扶柔以出遂逼柴潭立柵衛城恃潭
為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尺城上金字號樓伏
巨弩相傳云岸下有伏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公召
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上伏弩能及遠
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決而注之洄可立待皆曰
堤堅未易鑿公曰所謂堅者止築兩堤首耳鑿其兩
翼可也潭果決實以薪葦過師端平甲午正月圍蔡
踰兩月矣御札勉諭將士衆感激思奮公之先鋒向

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軍聞鼓則進馬義先登
趙榮繼之公麾萬衆畢登殺偽元帥高家奴使人視
西北則金韉尚相持於土門水上乃開西門下吊橋
邀僭蓋入江海執偽參政張天綱以歸公問守緒所
在天綱曰先覩西北城危即輿金壁置小竹屋環以
薪草又往觀兵退而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連日兵
交未克歛城破始火之時竹屋烟焰猶未絕公與僭
蓋拾其骨中分之得偽武元皇帝諡寶一玉帶一金
銀銅印金銀牌各有差全師而歸擢建康府副都統
制俄授主管得侍衛馬軍行司馬事閫檄護太常寺

簿朱楊祖閣門看班祇候林拓朝入陵謀云虜中傳
南朝來爭河南府哨馬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
增屯設伏又聞淮閫刻日進師衆疑畏不前公曰淮
東之師由淮泗汴非旬餘不達吾選騎疾馳不十
日可竣事建師至東京吾已歸矣於是宵征至龍門
齋宿至于奉先縣陵下與二使奉宣御表時久旱望
陵上雲氣五色風雷大作一雨沛然數十里外元無
雨也成禮而歸前既除馬帥而制閫奏留公襄陽兼
鎮北軍都統制此軍乃公所招中原精銳百載之士
公漢北樊城新野塘鄧間凡萬五千餘人俄令

赴樞密院稟議除帶御器械乙未兼主管侍衛馬軍
行司公事時暫黃州駐劄朝辭上言卿名將之子破
蔡滅金功績昭著公曰此宗社威靈陛下聖德三軍
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上問恢復奏云願陛下寬民
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其夏兼知光州冬兼知黃州丙
申春韃寇黃兩耳山下瞰城中公跨山為城綿亘西
北以護大城慮軍民雜處因高阜為兩堡曰齊
安曰鎮淮以居諸後屢攻皆敗之秋節制黃蘄
光信陽四郡軍馬冬進兵解蘄州圍韃寇荆時襄陽
失守隨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楊祖郢守喬士安皆委

郡去復守施子仁死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皆
謂無踰公者公至荆虜拔柵去分兩路一攻復州一
散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公遣外弟趙武等與虜
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四還被虜生口二萬虜增兵
來又敗之以火箭焚虜二千艘虜不得逞而遁嘉熙
丁酉封隨縣開國男擢高州刺史進忠州團練使兼
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撫副使夏乞告改英忠毅公
於大治磁湖之間御札牌趣赴江陵仍令興國壽昌
守臣津發秋除鄂州諸軍都統制冬韃酋咸沒解犯
漢陽境徘徊陽臺間公至沌口命諸將奮擊虜出境

去韃酋口溫不花入寇斬守張可大舒守李士達
各委郡尤守董臣以州降韃合三郡人馬糧械攻
黃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公入城軍民喜曰吾
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虜劫民船千數謀渡江
公命同鼎葛懷以戰艦衝虜陣虜亂欲引船遁鼎乘
風揚帆薄北岸四面合擊獲舟二百艘虜奪我東堤
公斬主將叱池深約移晷收復深選壯士陷陣諸軍
踵之遂復東堤虜添回二河西兵公夜遣劉全等分
七路劫砦虜驚擾自相攻擊虜晝夜穴城公於城內
築月城又掘萬人坑廣八十餘丈虜焚團樓城危甚

而士殊死戰上盼親札曰卿等分提虎旅共保齊安
卻敵盡忠朕心嘉尚卿等宜一乃心力早策雋功賜
卿等金碗各一戰守將士天寒不易今遣京會三十
萬貫等第支犒公益以白金盼之歲暮犒軍聞死者
凍死者遁歸者十七八戊戌春犒遣八都魯安城入
悉墮坑中我軍自月城上砲礮俱下虜不能支解去
除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都
統制閻帥入奏公兼留司事依舊承宣使除樞密副
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副使兼知岳州兼督
視留府事後鄂州荆門軍已亥復信陽軍樊城襄陽

府依舊承宣使除樞密院都承旨兼知鄂州復光化
軍兼湖廣總領冬犒寇夔州公策虜必道施黔以透
湖湘分兵屯岷峽施犒苗搭海圍哨開達公塞徑路
防灘淺虜潛師夜渡萬州湖灘公曰督府請自提兵
西上虜迫岷州大堙寨知我有備而還公駐兵岳陽
條上流備禦宜為三層藩籬乞敕制副司及移關外
都統一軍於夔任倍萬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
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靖柳桂為第三層請岷州松
滋各屯萬人舟師隸焉夔州屯三千人鼎澧辰靖各
屯五千人柳桂各屯千人如是則江面可保又言四

川帥臣賊未來則一意囊橐賊一至則四散奔避事甫定則連章請罪相載東下雖置之嶺海猶不失其為多貲安開之客乞責敗事之人以功贖過其論戰守大計如此庚子進隨縣開國子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兼節度歸峽鼎澧見戍軍馬進封漢東郡開國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公推辭者九詔不允者三賜御札者二略曰韃寇坤維帥相矛盾不能都攘師無紀律反為潰亂虜得深入迫我上流欲得夷狄知姓名兵將服智略者往鎮壓之搏采於衆母以踰卿此豈尋常委寄之比又曰卿言

蜀事之難是固難矣不難無以見人傑卿宜勇於一行詎可猶豫未決三層之說是見規摹素定凡有邊機利害可奏來公不敢辭九月領宣撫使事妙簡吳蜀之彦參錯幕府時四川制置使棟隆之副使彭大雅不咸公責之曰國事如此勇於私聞獨不愧廉蔣之風乎二閩大慙黎守闕師古中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公報此玉斧所畫大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州蜀郤之俄詔公留京湖諭制蜀事力辭辛丑春宣聞結局依舊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以夔路隸夔路制司利潼成都三路隸

四川制司公曰蜀事病於事權之分今罷副司權既
歸一不當更分夔路兼本路屯田大使始至軍無宿
儲公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如昔行之棗陽
者糜歲四十六萬緡三萬四千石粟首種歸尾漢口
為屯二千為庄百七十為頃十萬起建聞迄壬寅計
收九十三萬石有奇上屯田本末與所減券食之數
降詔獎諭進師公安築沙市城江陵諸軍乞合祀趙
公方及樊劉孟扈四都統孟即忠毅也公泣然從之
作集忠廟壬寅建公安南陽二書院拜檢校少保依
前寧武軍節度使京湖安撫制置大使夔路策應大

使進封漢東郡開國公癸卯春解夔路制置大使事
余玠宣諭四川過松滋公一見如舊玠欲荆閬通融
事力公餉以屯田米十萬石春還岳陽秋進師江陵
甲辰春兼知江陵府公謂僚佐此着非也彼若以兵
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乙巳再乞祠不允既兼郡
歎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之地有愛變為桑田
者虜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渡直
至三汊畧無限隔遂選僚屬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
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
乃障而東之俾繞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

其高下為楯蓄泄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御札稱獎公以身鎮江陵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二書院成公奏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鄂渚臣即兩處各屋六十間以沒官田屋地隸為公安田歲入二千石有奇山澤間架之利可二百萬歲養百二十員鄂渚田歲入六千石有奇山澤所入可四百萬歲養百四十員擇有學者為山長貳以堂長季試而旬課之暇則習射中者有賞竊見江西宗源精舍鷺洲書院皆蒙聖恩錫以宸

翰臣敢援近比以請上洒奎墨以賜丙午自春迄秋秋五乞祠不允初公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晏之關軍亂鎮北亦潰韃每驅為前鋒公謂此輩去非其罪乃以帛書金幣招之降者不絕至是河南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偽吉為質公白於朝廟論難之公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心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九月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漢東郡開國公以九月戊午終於江陵府治年五十二是月有大星隕於境內聲如雷薨之夕大風發屋折木遺表聞上震悼輟視朝一日賻銀絹一千疋兩

加五百疋兩特贈少師丁未葬於壽昌軍武昌縣金
紫山公官自一尉至三以爵自封男至郡公自三百
戶至三千四百戶實封八百戶皆以戰功自致薨後
三贈至太師封吉國公以子陞朝配定襄郡夫人彭
氏二男之經左武大夫濠州團練使帶玉器械知辰
州之縉紳童子科教賜童子舉出身今以通直郎直
秘閣新知寶慶府二女長適武功大夫左領軍衛將
軍權發遣柳州王該次後公六年卒孫男七人淵澄
溥浩沆潛一未名孫女二人曾孫男一人已酉荆襄
流寓父老請建廟議諡立碑詔下具事太常定廟額

曰咸愛博士翁甫考功郎官陳堅請諡曰忠襄惟宰
上之研學士院久未克為公二子請不已夫天子命
詞臣克莊曰汝為之乃按公年譜參以耳目聞見著
其大者於碑蓋嘗反復公平生而有感焉嗟夫元顏
氏之襄久矣其失燕而徙汴也議者尚欲存之以捍
韃及其盡失中原而栖於區區之蔡也其勢與力不
足以捍韃明矣而前諭猶未改至公始明其為國讐
捉偏師覆巢穴夷種類俘寶玉獻於廟社豈不足以
雪粘幹亂華之恥慰祖宗在天之靈哉當元顏氏
之存邊患未嘗一日寬謂韃始暴吾邊者非也蓋炎

紹名將張俊勤主之勞大矣晚有附和議之愧劉錡
順昌之功高矣或有無英槩之評公破蔡守黃無
晚張劉及上問和議則曰臣介冑之士只當言戰不
當言和具英槩又如此自昔將師通患貪功也放
利也忌能也慢士也公先入蔡開關納韃北軍大掠
我師秋毫無犯倭盜雖胡人然與公共事七十餘日
獨知尊敬豈非其器識德度有以折伏之歟暮年援
儒帥伐已闢精舍養士則近世一人而已公用兵先
計後戰故能必勝乘碑見危致命故能堅守至於料
敵慮患瞭如著蔡謂城都非制帥駐足之地宜徙重

慶謂虜必由間道涉湖南江西之境先事而言其後
皆驗其鎮上游也公流風寒之處一一置屯終公之
身邊人按堵去之十年後人始有吝費神戎者江防
既撤虜遂偷渡荆楚之人至今思之公物不好弄壯
忠憤激發晚澹泊仄槁視聲色貨利如嚼蠟所臨方
面參佐部曲白事獻策言人人殊公徐以片語折衷
衆志皆愿謁士游客老校退卒壺以恩意附接名位
雖重惟建鼓旗衙將吏生凜然反退掃一室則爐
薰書卷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者其學邃於易六十
四卦各係四句名警心易贊向使公不為世務所泊

尋微之功不減輔嗣矣亦喜禪學與名衲游自號無庵天子大書其扁克莊念端平初與公同朝及公以馬帥往戎淮右猶及祖錢歲晚奉詔秉筆表阡乃系以銘曰當禧嘉際力扞隨棗為國虎臣實公嚴考公髮未燥從翁兵間迄續戎功繼登將壇有武有文且戰且守緒燔死不花潰走雪戴天耻全參卯城襄鄂底定建閫江陵分兵戍淮船粟餉蜀苟利社稷如衛頭目某地險隘某處磧灘布列若艦蔽遮風寒踰八十年獠不南吠酋長相戒曰彼有備古有上鑒灼見病源其人往矣而方猶存三層之說究柅標

本倘修其方亦今虛扁中甫之生惟嶽降靈祖葛之苑有星隕管弓不七十繪麟閣像弓不八十載鳴淶上武昌之柳萬山之碑豈無他人二公之思公視二公共賢相類孰為此評荆楚之士公有美子各乘朱輪維忠維孝以燾後人

寶學顏尚書

端平甲午余始有列於朝與員嶠顏公同升尋皆去國三十年間出處聚散不常然情好如一日公小余一歲先挂其冠余以此愧公獨往敬公高致意公輕趙孟之貴必享松喬之壽俄而仙去余告老得歸則

聞公將薨既發書吊之於是其孤興祖奉家傳來請銘公顏氏諱順仲字景正漳州龍溪人曾祖實贈正議大夫妣陳淑人祖師魯實文閣學士通議大夫贈光祿大夫諡定肅妣永嘉郡薛夫人父徹奉議郎知永福縣贈少傅妣魏國鄭夫人乾淳間侍從極天下選定肅在其間尤號名臣公幼英晤定肅鍾愛以遺澤授通任郎歷寧化尉環邑皆溪峒公與隅總約不差孤卒下卿非急遽不發文引衆感悅劇盜廖竊嘯公單車馬迹捕隅總助之盡獲首從論賞班改承務郎再轉為西安丞民有爭水利死者以身逸去蔓

延平人憲委公覈實屏騎微服訪知其人捕論如法疑獄遂決某甲豪霸一方衆訟之公適攝縣以屬吏以暴疾死憲疑焉移江山主簿民遮道不散憲詰之皆曰權縣為我儂除害適為身累憲聞其語曰我為汝等留之民懼迎公歸除知西安縣創義役立規約至今行之後每經從父老必持酒食勞與隸丁魏國憂調衡山縣未上兩浙轉達司幹辦公事遷通判臨安府除將作監主簿知嚴州錢楮中半之全初行吏民震恐公力爭曰郡人納純用楮而責以見鋸是強其所無也又曰忤旨獲戾罪止一身便文自營害

延千里朝廷不能奪令用全楮解發明年乙未入為
司農丞攝金部郎官除直秘閣兩浙轉運判官禁旅
失伍都人不安公行諸營諭之曰輦轂之下渠牧率
爾穀啗言樞掾行揀汰之嚴廷紳靳御教之費衆遂
洵公曰朝家當有處分姑靜以俟衆肅然無譁除
戶部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卒猶評語公曰昨者
撫諭從權弭變爾今事定宜討有罪以尊國體密諭
主帥物色鼓倡之尤者誅之詔書褒美略云爾將漕
闕下聲采奮厲撫虎兇之出柙知牛羊之求牧兼組
彈壓都人安之而國勢增鼎呂之重左曹翰對言

通者火土交陵金月相守流星隕太白見訊諸占書
其言可畏而君臣上下晏若平時願嚴恭寅威以弭
變又言紀綱者國之命脉二十年來紀綱蕩然宜絕
宮中辦降杜傍蹊私請以抹其獎進將作監仍兼府
事輪對言今日兵驕楮賊良由寬而不嚴致玩之漸
散而不斂積輕之源上曰軍民有爭當分曲直不可
始息公奏敢不迎遵聖訓上又曰楮尚折閱公奏物
少則貴多則賤近印造數多知散而不知斂臣謂約
浮就實全在節用又言中外弊事甚悉每奏上輒稱
善明年丙申進太府少卿京尹如故嘉熙改元以直

秘閣奉武夷祠除廣西轉運判官首奏乞罷海外四州熙豐鹽本錢云四州鹽賤如泥官不請於本司而有本錢之輸民不苦於淡食而有數買之擾戶口耗盜賤繁職此之由百年弊法徒以錢係上供莫敢更變乞求住罷帥司願樽節為四州補解又乞罷二十五州身丁錢云丁錢始於伍季每丁十文既而加倍至十倍百倍米亦如之遠民以有身為患有子為累竄於蠻徭逸為盜賤實官吏驅之乞併蠲免二事皆報三年令赴行在奏事言今日早被數路潮齧而隄岸民死於虜死於盜死於飢而赤子不聊生今年陷

襄明年失蜀又明年破淮而長江為邊面國勢岌々如此乞下宸痛之詔風厲有位革舊圖新以回天意除太府卿兼敕令所刪修官遷司農卿兼左司四年兼權戶部侍郎以直寶謨閣知寧國府其採荒行楮寬征恤民一如嚴陵之政淳祐改元除浙東提刑尋以舊職奉崇禧祠公嘗援司馬公訓儉之語乞賜御書德美二字以名其堂至是震奎揮賜身雖退而上眷不忘如此二年起知泉州三年以秘閣修撰兼福建提刑泉州少人稠民賴廣米積濟客舟至則就糴倖主軍餉亦就糴焉姦駟射利盡攬客舟于家與

倖吏相表裏某舟合糴若干率厘申妄唱高下在口米價益穹客舟細民苦之又創上溪和糴之名且令諸利抱糴輸官產戶寺院亦苦之公素知其然革去舊弊歡聲雷動為浮屠事以報者數千人他如貸租稅平槩量禁和買養孤老掩骸骼視公先定肅王梅溪真西山遺愛有光焉去郡攀卧者塞途四年與祠起知溫州明年遷右文殿修撰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副使海鄉細民資砂岸營口腹龍斷者以抱納微入囑官司而擅衆利公奏州郡豈較此數萬緡坐視海民困苦而不拯悉行蠲弛桃花定海兩渡民旅想

收必由之塗歲納官錢萬計監專篙梢誅求不與焉公奏罷官渡從民便錢隸它司者郡為代輸濬十里渠及慈溪定海港堰學宮書籍器服一新飾齊宮諸老祠行鄉飲禮六年詔公職事修舉陞集英殿修撰制置使七年除寶章閣待制因任歲旱遣百餘艘往廣浙收糴郡倉低價折納甲戶按籍勸分計境內曰十萬六千口排日賑糴以官倉及俸米倡不足以甲戶富商均認之數濟之又不足則以廣浙之米濟之猶不足奏乞常平二萬餘石半濟半糴詔俞其請全活甚衆新進思堂御書其扁八年除兵部侍郎

以某職奉某祠十二年以刑部侍郎召內引奏事言
臣歷閔浙被水之郡建為甚劇次之衢嚴又次之願
更加賑恤兼敕令所詳定官除權兵部尚書俄權刑
書兼知臨安府被旨入對上曰卿再尹神臯施行有
序朕甚嘉歎又曰近日破楮少否公奏檢點所賣酒
以十分為率二分用破楮稅務亦行用因及大政上
曰卿措置極是將退公言臣再尹天府年邁及衰時殊
事異恐無以副陛下之任使上曰卿勉旃職守公之
奏陛下主盟於上庶幾少臣展布於下上曰宣諭有
不可行者回奏不妨都人素習公條教坐以無事明

年冬擢吏部尚書以寶華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
漳前輩李全明享伯六十四而謝事劉元城以比歐
陽公永叔范公景仁公常慕其人自天宮歸南稀年
即抗章請老與親朋杖履往還若未嘗貴顯者名其
圃曰畝示不忘憂愛之意雖已退休鬚髮雪如忠然
童顏秀眉精采奕奕居里強於為善凶年施義將詔
歲倡義試為桂莊以助計偕者里中圯橋壞道皆募
眾繕葺者儒勝士率子姪北面焉晨起讀書內典數
卷以為常屬疾初無甚苦口授遺表時方晴霽雷起
西北而公薨表聞贈四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賻銀

絹如格公生於淳熙戊申歿於景定壬戌六月壬子
淑人趙氏先十九年卒男一人興祖承事郎主管西
外睦宗院孫一人一龍承務郎初公葬淑人於郡東
鶴鳴之原至是興祖卜以其年十二月庚午奉公之
柩合祔余觀近之達官貴人率自厚其身潤其屋而
已公獨以尊祖合族為心弟圭仲迪功郎興寧令姪
輝祖承務郎監涇頭倉象祖迪功郎賀州戶曹榮祖
承務郎廣州鹽倉姪孫泳迪功郎福州錄參皆公所
任常情以為難者又觀進之材臣能吏不過為
充府庫為國家興筦權而已公獨以民為重嚴之解

金楮也瓊崖陷萬之蠲鹽本錢也二十五州之晚身
丁也鄧之罷砂岸與二渡也紆一方之痛有百年之
思桑大夫之徒聞風可以愧矣自昔隨世就功名之
士或希合時好而失節或酣泰榮祿而忘返公奏對
每以內降撓外庭之權宣輸掣臺府之肘為諫方進
為而遽退既遂不復進其見於言論風旨離合去就
之際如此家法尤嚴以身帥先晚作訓子諭族二篇
上引聖經賢傳次舉前言往行鑿乎桑麻穀粟今之
言也公少與長公耆仲齊名長公踵世科仕至檢正
列卿先平公嘗以聲律魁江東漕薦會擢京倅有職

于貢闈不得試其才學有未究盡者初定肅公終於
吏書年七十五公爵典壽皆與之同時人榮之員嶠
公自號云銘曰世儒泥古習見故常投之肯綮其刃
缺芒世吏趨時自詭富强譬諸刈蔡其根必傷偉哉
顏公知柔知剛扣囊底智出肘後方入從出藩赫赫
煌煌于睦于桂于鄞于杭賦中和政熙然春陽弭
呼吸變凜然風霜都人說尹至今不忘其在上前論
事慨慷宜肅紀律宜存紀綱蠲弛之奏仁言琅琅與
國基祚相為久長伯仲敬尊奴隸孔桑晚避冰山掩
鼻蹇裳徑袖手板還政事堂北陌東阡杖屨徜徉松

無曲枝菊有晚香教行於家德重於鄉訓子蒯族詞
嚴意莊如萬石君子孫其昌惟公大節終始有光鶴
鳴之旰冠劍所藏乃述斯銘揭於高岡安知異代無
蔡中郎吾言可徵公未嘗亡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四

待制徐侍郎

豫章徐氏皆本漢高士至公五世祖簡始居豐城縣之歷山曾祖文貴居縣之後泉祖洪源考琮累贈朝散大夫妣王氏甘氏並贈令人公諱鹿卿宗德夫幼強記能賦長從鄉先生朱炳受業經子皆手妙口誦以己意折衷諸史及前人論著名以類纂輯廣陽揮翰如飛若不思索自然藻麗里中子弟皆師焉擢嘉定十六年進士廷對考中第二詳定官摘語忌欲抑

之初考官胡公夢昱爭之不得猶為第十人教授南安軍公以是邦周程講學之地而無垢張公謫居最久乃論次其言行與廷對刻之學宮與諸生講肄時引其說學祖多在溪洞公拊恤佃人無逋租者後盜發城外屋皆燬惟學獨存曰是無撓我者紹定初盜起汀邵公為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幕畫動中機會州倉焚公曰米未必俱燼傍掃隙地令曰有能徙粟至此者擔予錢若干手批付帑吏取緡錢吏疑非即命公曰即有罪吾自當錢至積米如山帥大喜既而曰露積奈何公請會軍糧各計月預借一日散盡

都城吏公上封書言積陰之極為火竊意必有以陰召陰者勸上毋惑寵嬖溺燕私又言王陶以不押常朝班攻宰相令養病中書久不面君仇士良云人主不可使讀書今嬪御之進或謂大臣有力皆自古所無陛下宜進退大臣以禮察天下可以為相者相之大臣不以去就異其心察天下以為可相者舉之轉陰為陽之機也西山真公見之以書遺公曰謂火災起於陰盛惟執事一人論正氣平不至忿激又足見平日涵養之功六年改秩知南劍州尤溪縣真公守泉以南安久不治乞公於朝改知南安縣端平初元

視事首明版籍草預借時真公已帥閩得公申述必
以風厲屬縣期歲境內大治明年召赴都堂審察丁
甘夫人憂三年詔起復赴樞密院稟議公乞終喪詔
服闋稟議履畝令下公奏記廟堂楮幣之輕特國之
一事天下之心乃國之根本救一弊而失天下之心
孰為輕重除主管官告院嘉熙元年幹辦行在諸司
審計司有自少司農除集撰佑神觀糧料院欲比附
七寺少卿幫放米麥各六石公言豈可為一人變一
法祐神相家子所少非米麥為少卿自有為殿撰奉
祠自無識者是之遷國子監主簿面對言辛卯之火

由不能裁抑權臣丙申之雷雖能冊免一相天怒未
息又為丁酉之火民間遂有疑謗疑謂火始於廢宮
遺址延及椒房節鉞之弟鉞兩河趨某戚畹之家謗
謂封駁留中白簡節貼除目每出則曰某貴人所薦
某近習所主又邊報方急而增置妃嬪未輟排當因
疑生謗因謗生怒惟陛下痛自刻厲而速改之除樞
密院編修官暫兼右司臺臣論方大琮劉克莊王邁
妄言倫紀公以詩贈行言者併劾公居下訕上主管
雲臺觀二年除知建昌軍崇教龍會兩保興建黎原
鐵城之民交關公至開示禍福皆帖伏創百丈嶺寨

後村先生大全集
城屬邑督府取本軍斛而米四千九百餘石以餉上
流公慨然曰守可去此事決不可行力爭之郡民恐
失賢守請別輸面斛一公咲曰吾民知為太守計守
獨不為民計乎反復申述又貽書文靖史公極論文
靖為言於督符諸郡住催然它郡多已輸惟盱得免
漕司令郡用文思院鉄斛受輸倉吏曰權易鉄斛公
曰易斛易爾顧鉄斛可支軍糧乎即言本軍實用木
斛不敢欺誑漕不能奪盜發南豐上石耆公討捕誅
為首者二十人除度支郎官兼右司四年春改吏
部兼敕令所刪修官兼左右司轉對言二相並命一

老提綱未免彼罷此行彼用此舍在上者莫遣任患
在下者莫知遣從宜勉之以三后協心之義除右司
郎官兼玉牒所檢討官特相面譽公宜要官公嘆曰
此所謂牢籠也某非謂宰相私人者以風聞罷主管
雲臺觀除江東運判江鄉大飢金陵人相食哺後市
無行人有吉凶徒伏清涼寺側者公禽掩捕逃數卒
十數輩方膾人肝而食盡執而尸諸市由是制臣不
樂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下市直之半賑糶又出緡
錢萬七千賑不能糶者合祠前使者忠宣范公文忠
真公時調諸閭久擅監筴之利或諸於當塗置司制

置離茗朝廷擢議者版書領其事商旅不行止監失
陷詔公檢覈盡得其實以聞天久不雨公決滯獄應
時而雨茶鹽所多文致富民罪或以賑恤為名沒入
其貲有一家八十口收緇僅二千石拘籍之餘日食
不給者公謂此與殺人而食者無異悉還所籍其創
行權者酤尤為民患若公謂從索出使雖非廢官可
問而守臣貪暴監司豈容已方疏其不法會守罷去
淳祐元年詔以公兼知太平州暫領茶鹽司制職事
宰相遺公書曰拘推檢覈洞見底蘊不勝欽嘆岳肅
之始自詭後言皆不售徒壞三務場鈔法虧三監司

領額半年僅得三四百萬得羊失牛不

[illegible]

[illegible]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from an old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minor discoloration and faint creases. There are several vertical lines running down the page, which appear to be part of the book's binding or a decorative element.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shows some wear and a slight shadow, suggesting it is part of a bound volume.

行林

易見堂

藍闕度嶺人之句可謂婉而成章矣其冬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濱海漁業之民舊若苛征公悉蠲之据案決事寔士細民人人得至前吐情實公徐開諭以理往往感吾失所爭而去書判會情切理父老至今傳誦貴寓如鄭陳兩元樞趙李二端明皆相與甚歡四年以禮部侍郎召有尼之者提舉玉隆萬壽宮五年以工部侍郎召尼者未已提舉太平興國宮公所居水深土厚族多名士客自遠來者皆勝友以基酒賦詠為樂歲時入城士望而喜曰東剛公來矣人人如坐春風不如其年位之兩高也公素

清健因哭仲子始衰九年以疾告老詔進一官待制寶章閣病却藥曰生死命也一日語家人曰余行矣遂卒臘月辛亥也年八十遺表聞特贈宣奉大夫太常考功定諡文恭累某官碩人沈氏先十年贈卒贈某夫人子男二人怡老朝請大夫知興化軍愉老故承直郎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戊戌甲科先公四年卒女一人嫁某官吳舜龍孫男三人坡翁紹翁礪翁東剛公自號也里人稱之曰東剛先生十一年十一月甲寅合葬於南輿之原余嘗謂本朝名爭臣多矣惟天聖之孔危慶歷之歐蔡熙寧之呂劉建中之鄒

陳至今猶有生氣非以其能言也以其能言人所不能言也由端嘉至淳祐如洪舜俞王去非杜成已徐直翁李元善方德潤唐伯玉及公北八君子言論風旨暴白於世豈非以江表之玉振續中朝之金聲歟公居言責數日爾曰北司怙寵曰南陽害政曰斜封恐啓倖門曰火災宜繼絕世前乎公者或沿是不合而去公繼其後持論愈勁豈非能言人所不能言歟公坦蕩無町畦而內涇渭甚嚴平居與人語若恐傷之一旦立風霜之地奮春秋之筆不以一字假人然白簡指陳雅責而已不巧詆也雖受責者愧之而不

敢怨自洪至唐皆余素友公自吳中來奉天基壽觴始識之於丁御史伯 坐上傾倒如平生惟余與鈇庵中座狂瞽屏各居田里公來師閩書筒慰藉不絕余使粵與愉老同寅於公父子有情好故使君問銘於余余曰行狀叔方陳公筆也簡而有法余何以加諾之四年耄荒不克為俄而使君出牧泣謂余曰吾磐石久矣先友惟君殿後不可以復需矣乃書其大節於石公遺藁若干卷余所序也曾祖道先祖聞一父鵬三世隱德父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母金氏贈碩人銘曰寶慶之相負夾日功一濡其沫立致顯融公

後村先生大全
獨掩鼻不受牢籠間因賜對造膝輸忠上既親政簡
在清衷垂拜紫官乃出觀風福星迭照澗西瀝東公
無遐心帝有追鋒擢登駟省明良相逢公感上知蹇
蹇匪躬諫草一傳紙貴洛中非公之賢惟常之聰及
雷 欵出畫雍容歲晚兩召眷注愈濃或者嗾焚其
如冥鴻全晚節香抱明月終嗚呼悲夫人亡國空
不可泯者奏篇民庸後有良使議論必公余筆久禿
如關疆弓南粵之阡肅肅萬松敬述斯銘以詔無窮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一百四十四

第35440号

平成 3.11.22

學大
和短
聖園
圖書

928

コ

35



